



賴古堂文選卷十四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講德書院記

吳偉業

國。家。受。天。顯。命。丕。冒。九。有。重。惟。江。南。經。賦。興。區。保。釐。
涇。人。實。資。材。傑。爰。疇。咨。卿。士。妙。選。盈。廷。之。俊。而。我。蒲。
州。韓。公。持。鷹。簡。界。以。來。敷。惠。澤。於。茲。土。共。職。任。甚。鉅。
先。是。江。南。逋。額。未。登。令。下。鈎。考。而。中。吳。初。議。駐。兵。

天子之命公若曰。方事之殷。所亟兵賦。良出於不獲已。閔念吾民疲瘵。其悉乃心。懷柔輯和。俾克全濟。公拜命。藏飭惟謹。越視事再替。有詔。蠲十五年以前舊賦。又三閱月。撤姑蘇駐防之兵。還京師。公奉揚德意。送往勞來。細大畢協。吳民歡忻。鳧藻拜首。和門者日累萬人。公推讓不居。曰。此朝廷如天之賜。撫臣何力之有。父老懷不克展。退而謀於諸生某等。曰。其何以報公哉。惟即湖山綰轂之區。創爲講院。歲時嘉會。來游來觀。黃髮鯢齒。循階及序。相與論說。尊君事上。

之禮。庶無負公教育。亦公所以仰答朝廷之盛心也。偉業忝荷。忼懔樂聞。斯舉爰從。諸父老後拱揖而言曰。吾吳通都望國。被海帶湖。田有肥瘠。淳鹵民有愿巧。柔囂議曹書佐。人競錐刀。陸正閭師。工爲螟蟻。豆區釜鍾。收不中筭。更絲賦調。輸或溢程。文簿牛毛。奇羨銖兩。先負未集。來逋總至。下維累入。吏固弗除。非甚簡括。曷由至誠於理。軍府之立也。無崇山廣澤。雉兔麋鹿之區。以供射獵。無林麓洲渚。灌樹荏苒之產。以給薪樵。無魚鹽鐵冶。絲纊梓漆之利。以贍軍寔。

地。歙。而。隘。人。稠。以。寇。主。客。狎。處。愚。黠。異。數。一。以。為。網。
置。一。以。為。窟。宅。民。是。用。重。困。吾。公。有。憂。之。其。始。至。也。
勸。力。田。務。東。作。救。疆。漵。置。町。防。申。版。圖。息。姦。詭。贍。鰥。
寡。戢。豪。右。乃。進。其。耆。老。而。告。焉。曰。逋。爾。蠲。曰。役。爾。均。
曰。訟。爾。平。曰。荒。爾。恤。

天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量入修賦毋缺於祖挈以負

詔條

天子命我赦過肆眚爾其力農悖行毋當於闔諍以麗
撻罰黃綬以下敷效矯虔我其為爾察劾之掾史之

屬。貪。恡。放。橫。我。其。為。爾。殄。殲。之。既。而。曰。設。兵。所。以。衛。
民。也。儲。恃。委。積。必。豫。必。克。脯。資。餽。牽。告。豐。告。備。夫。乃。
可。以。肅。軍。制。則。又。曰。保。民。所。以。養。兵。也。候。奄。致。訓。芻。
蕘。不。滯。嗇。夫。設。板。鼓。柝。時。警。夫。乃。可。以。帖。民。生。於。斯。
時。也。公。之。威。德。流。聞。逖。邇。鯨。鯢。收。迹。光。子。有。截。廷。
議。散。矢。繫。弓。帥。歸。朝。請。士。還。卒。伍。惟。是。三。軍。啟。行。靡。
屨。糒。糧。繫。公。是。賴。公。乃。收。合。餘。艦。傳。飭。津。吏。庶。人。一。
芻。勿。滯。荷。繻。決。辰。之。間。戕。編。雲。集。赤。泥。連。檣。假。諸。鄰。
境。黃。頭。鼓。柝。催。以。官。錢。無。不。銜。尾。叩。舫。檣。於。水。溪。供。

張如法。辦嚴有期。大會射堂。勞饗加禮。已而便時出舍。飲饌都亭。介駟千群。革車百乘。門不輦互。路絕囂呼。屬城厨傳。載燧先驅。隸人牧圍。陳芻置頓。緋縞維之。烝徒引筴。爲粥於路。役夫其休。民於是乎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旣安旣樂。或号或歌。始吳之人。袒布買絲。見奪於市。畜鷄種黍。被掠於郤。一童鞭驅。斑白負擔。扶而大詢。呼聲嗻嗻。與屠爭言。飲羊無齒。椎破盧罌。酒流溝中。始吳之人。投訴怨家。告緝惡子。搔灰漚麻。戟手致死。負眊帶鈴。突入樓牢。斧斬門關。粹頭以

去。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騰入良苗。敦丘甌山。其顛濯濯。糲社弗享。烏亡其巢。提旄挈倪。負墻而號。今也門唐。个寢由公。而復糞除宗祀。塗暨垣屋。父兄閭黨。由公而親。肥壯旨酒。進醕西鄰。田疇禾黍。公爲膏雨。斥彼蝗蝻。穀我士女。關梁塗術。公爲安車。踰度險阻。卽此康衢。民如棄嬰。亡子。匍匐失路。公也。父母提攜。乳哺。民如病痿。疋痲。搔把塵垢。公也。俞跗洗沐。營救。撫其原。昫昫其隰。山靄而青。水環而碧。陂塘煙火。庶物蕃殖。我行於野。以嬉以敖。魚泳禽飛。卉天木喬。誰

將風謠。被之管簫。誰剪蓬蒿。望其羽旄。乃取厲鍛。乃
勤畚揭。乃陶甓甃。乃施樸斲。圻人改塗。工師度木。三
筵六尋。講堂夏屋。絃頌之館。羽籥之房。歌詩習禮。矜
佩鏘鏘。繁辟雅儀。讀法亮章。忠順事長。式訓無忘。春
秋都試。嚴鼓在室。熊旗豹侯。張帷置席。負弩抱蘭。持
幢夾戟。范公至止。孔武有力。厥初相國。命世作輔。故
夷諸生。熟於掌故。謂公共來。賴天之祐。國計民瘼。討
求有素。公今政成。著於旂常。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虞。
維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陳力。公在南國。克釐庶績。
告於有衆。小心翼翼。再拜稽首。歸上之德。偉業以
爲是舉也。道合於忠。孝和於人。民宜伐貞。砥刻茲令。
猷垂示來。禩俾勿壞。故不可以無記。

鄒忠介公新祠碑

陳弘緒

綱常名教之任。代必有大人焉。爲之主持。其主持是任者。往往名足動乎寰海。而身或不能安乎朝廷。道足昭乎來茲。而力或不能勝乎羣小。程正公在紹聖。朱徽國在慶元。當其時。山陬海澨。庸夫孺子。能知兩公生平。而蔡京邢恕韓侂胄沈繼祖之徒。號稱士大夫者。迺反摧抑誅陷。不遺餘力。有明王文成繼程朱而起。而亦有劉瑾張忠輩。剽竊設筵。文成卒濱九死。僅以身免。由斯以觀。聖賢之生。必有奸邪之敵。其敵

非。愈盛則聖賢之名愈重而道愈尊。譬曜靈之麗天。非有蒙汜之入不足以顯。扶桑之照。譬江河之行地。非有磯衝石齧之險不足以成。澎湃之觀。揆之古今。若合一轍。不獨三先生爲然矣。其在神廟。暨光熹兩朝。則有吉水鄒爾瞻先生。先生自束髮毅然以綱常名教爲己任。得王文成格物之說。獨心會於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之旨。以爲大人質的。當不外是。釋褐會江陵。張相戀位奪情。先生唏噓語同列曰。三綱淪九法。數矣。是時太史吳公中行。趙公用賢。抗疏力爭。江陵

怒甚。傳肯廷杖先生。當兩太史呼暑闕下。血肉狼藉。肯忽出。彈文袖中。觀者股栗項縮。翌日廷杖先生如兩太史。杖幸不死。遂投荒都勻以去。於是先生忠直震於天下。其後神廟知先生爲人望所屬。數起田間。數爲僉任所中。最後熹宗登極。先生繇少宰晉總憲。世方翹跂於先生之柄用。而中涓魏忠賢者。盜弄太阿。南樂魏相助之。先生目擊國是倒置。有急修信史一疏。爲南樂所齟齬。遂先生踉蹌去國。先生去而中涓愈益無所顧忌。其私人養子。大起黨錮之獄。指

先生爲門戶。遂被嚴譴。削奪旨下。而先生則先已厭世矣。先生登籍且五十載。在都勻七載。在里居三十餘載。計其立朝不過數載而已。其視程正公之西監。朱徽國之待制。位雖過之。而其不能一日安於朝廷。則猶之兩先生終身岌岌也。然自神廟以來。語綱常名教之任。必首先先生。先生出則天下咸爲拊舞。先生去則天下咸爲沮喪。其在山林則或望爲景星慶雲。或奉爲祥麟威鳳。幾幾一炙其手。采及其舟車。所至輟絃誦。農輟耒耜。商者罷市。賈者弛擔。亦幾幾一

炙其手。采以爲浸齒之榮。嗟乎。彼中涓如忠賢輩。誠無足責。迺若彼其之子。儼然擅具瞻之位。夫豈不知人情傾戴。彰彰如是。即或以爲目前輿情可抑。千古公是可察。然前此如京恕侂胄繼祖輩。抑又豈不彰彰簡冊之間。而胡以甘心下石。至再至三。予以是知孔子之言。命孟子之言。天真吾道之定論。而非一時自寬之權說也。何者。其所爲奸邪者。設非有物焉。以驅之使與聖賢爲敵。以成其名之重。與其道之尊。則奸邪亦將有愧悔當胸之暇矣。而敢乎哉。是故先

生不能安於朝廷。乃其所以伸於百世。天實為之矣。
 先生之學。雖得統於文成。而其指歸。則要期於自得。
 自信。晚年造詣益深。圭角益化。深以矯激着意為非。
 雖奸邪亦內訕於先生之廣大。其群而擊之者。徒以
 先生之名。心重之。道之尊。而實非有所憾於其間也。
 易所稱龍德大人。先生是也。當之矣。先生沒三載。今
 上在御。錄用慘禍諸賢。褒卹易名之典。首被先生。其
 鄉之人士。謀俎豆其土。以比於文文山。羅彛正。予以
 為先生道德節義。當祀之兩廡。與程朱及文成諸賢
 頡頏。非僅僅如鄉先生。沒而祭於其社者。則失寰海
 之俎豆。當自今日桑梓始。予不敏。值先生新祠落成。
 因為識其梗槩如此。且以識私淑云。

舊桐城令三陳先生碑記

蘇 頌

桐城地介吳楚賦重俗侈凡令其邑者未易安于位
 即安矣而民或弗樂之至已去而思思且久不忘也
 有明以來得三人皆陳姓一曰燕野先生一曰和齋
 先生一曰金鉉先生金鉉先生去邑僅七年其治嚴
 肅而志操清介尤好士士有才者先生亟求見之甚
 于士求先生和齋先生去邑已六十年傳其治尚簡
 易和平近民桐故無城城之自先生後先生六十年
 流寇攻桐甚力卒屹然保障者先生遺之也至燕野

先生去邑則又前和齋先生十年世已久遠父老言先生慮桐邑賦重會大江之濱有洲廣袤先生相其形勢可堤爲田也于是率父老築堤種樹堤廣且高卽洪流不能浸遂率父老徙家其間廼疆廼界三年田成因計畝均邑重賦焉桐人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公因號陳公洲蓋俗所稱六百丈者實其地云燕野和齋兩先生令桐時則嘗愛浮山之勝時時遊之及兩先生既去桐之民愛兩先生者卽浮山之西雲巖以祀之今年冬桐士某某走告子曰吾邑令也

賢者六七年之間得二陳先生夫既祀之矣而金鉉先生其泣吾邑也既以清敏開于朝去爲天子諫官而敝邑士民則尤相思慕願祀先生于二陳之間非一日矣唯子一言之賜則三先生之惠愛吾桐者益以彰著而予邑人亦藉有榮施焉子曰嗟乎治行之難也其吳楚乎吳俗靡麗士好議論而民浮薄楚悍戾人易爲亂而桐乃介在吳楚又賦重俗侈凡令施一事發一言多不克自遂其大者士大夫尼之次則百姓或尼之士大夫固人人賢者能匡令所不逮

然其族實大且逼。則凡征輸訟獄之屬。令勢不得自便。非獨立不懼者。往往奪于所尊。士各懷其志。勢亦得以游說爲令長短。至百姓固皆悍戾。而浮薄者。今揭竿而起。城郭爲墟。則令之成敗。于此較他劇邑爲難。而金鉉先生令桐時。已去燕野和齋兩先生六七十年。則俗益非古。較兩先生治尤難。以極難治之邑。處極難治之時。而又昔有賢者以爲之先。則金鉉先生之治尤爲難得矣。今先生方嚮用于朝。而桐適有民變之事。乃其士之有才而曾受先生之知者。至謀

祀先生于二陳之祠。則桐之俗其亦將復于古乎。夫浮山之勝甲天下。其山川之靈。得先後賢令。俎豆其間。而皆虞之苗裔也。斯亦榮哉。昔漢朱仲卿邑爲耆夫。長于此地。顧謂其子孫曰。爾曹他日祠我。不如桐鄉之民。至今祠有邑墓。歷二千年。父老祠謁不絕。蓋功德之入人深也。今三君又適繼其跡。雖加惠于斯民者。不可殫述。然桐之人士之不忘賢令也。自漢而已。然矣。其風俗厚薄。夫固視上所道。耳後之令于此者。唯慎哉。

浙江按察司獄記

王猷定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萬
侯高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蓋忠武
女持銀瓶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瓶井云。丁亥。余友朱
士稚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慘
于此者。始入獄。卒導罪人至獄司前索金。故事。罪人
入見獄吏。無重輕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貲爲
牢頭者。主進焉。而後掠其私。謂之常例錢。金多者。雖
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周

遭樹木柵地穢濕覆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
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
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鼻緣入衣被凡屬有竅蟲
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什不得一二折而下一
經黝黑盤曲深坎突有石門犴狴司之門堅重啟之
殷似吼陰風颯颯從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屍
臭達門以外罪人既久獄卒閉兩門邏者僅存一竇
通勺糜白晝鬼嗚嗚猱立人前強有力者與之角
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庚子萊陽宋公荔裳分守

浙東余適遊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世
御史公諱黻者嘗泉是邦矣解旁有廟祀銀瓶女祀
之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女子
耶命擇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空中見女子持弓矢
射中背頃之疽發余聞之作而歎曰有是故以一女
子死四百年而英爽赫奕如是況忠武乎夫忠武嬰
賊臣之害亡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檣之像樵
夫牧豎猶爭擊之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
冢爲獄卒費利之場爲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

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前一日。士稚沒。余悲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于其言也。今年春。宋公將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既嘗道其先世事于其行也。爲之記。以貽之。辛丑元旦書。

林掌教紀政碑

黎士弘

嘗披往史舊牒。見海公忠介。爲南平學諭時所著論。謂抱關擊柝。皆以行道。而尤莫如教職。蓋將以造人才。挽世道。共任尊且難如此。當忠介著論時。持風力。抗揖上官。然卒不聞有所呵責。而忠介竟致通顯。成賢者名。因嘆當時資格之寬。其所號爲學士大夫。猶能相砥以道。未嘗遂目。守高不阿者。以傲吏之名也。今平流序進。居是職者。皆旋進退。不敢有所是非一言不當。風議及之。所稱行道者。其安在。乎。以予所傳。

林先生則甚異。先生以海寧諭來教授臨汀。初至郡。即却諸生贄。不受。且積一歲薪俸所入。以為先師宮廟費。每當春秋祭典。前期濯具灌掃。張幔拂坐。即上一茗。拜跪惟謹。夜設篋簞立露中。若人子視食息于父母。必欲聽于無聲而後已者。壬辰春。當歲試。凡學使者按部。例有舉勅優劣。先生獨不應。學使曰。例也。先生再拜曰。諸生皆不為非。而必使臧誣以罪。是職先無狀。請坐罪職。學使庶其誠。遂從其請。嗟夫。林先生小吏。雖蕪法。終無大望。即不下競推刀之利。一

言清節。人爭咲之。若俎豆。凡筵久已視為故事。至于不惜殺士。以媚要津者。安敢謂今遂無其人哉。嗟夫。林先生乃獨為不舉。世不為之目也。轅固謂公孫子慎無曲學以阿世。漢孝文亦曰。若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可以為社稷臣矣。然則林先生而豈任一教職也。耶。千鈞之弩。以中懸鼠。非不矯且捷。而由基為之泣。下沾襟者。傷未盡其才也。今先生左遷以去矣。求所為致通顯。名當世。如忠介者。既不可得。然士歆于宮誦于途。又謀為貞砥。以簡不朽。他日荒煙斷蘚之下。

有人指名嘆息相與徘徊而不忍去然則先生固不必其致通顯也即如此而亦何負先生哉夫世之身致通顯名滅沒而不傳者亦何可勝道也

重修關帝廟碑記

申涵光

南和縣治東偏舊有祠祀漢前將軍關公稱帝從時制也祠居四術中央邑人伏臘所共事邑大夫出入必式焉既久傾圮不足以揭虔妥靈邑三老某等醵貲更葺治其彫剝加斷刻丹雘燦然改觀友人白倚御抱一周生鑄書來命紀其事先予是作而嘆曰嗟乎大義之在人心至今未熄哉自古忠臣烈士馳驅戎馬之場功成身遂垂名竹帛者衆矣其或遭逢不偶齟恨以終至不保其要領尚論者愾然嚮慕願為

廣古堂文集 卷十四 七

執鞭者有之。然徧以質之學士大夫。必有不詳其事。不能舉其名姓者。惟帝英靈赫奕。薄海內外所震服。即婦人孺監。以及狂暴頑梗之徒。無不攝心懼志。奔走如不及。盛矣哉。千古一人耳。夫帝之從事昭烈也。間關百戰。中原無尺土。至荊州一陷。而西蜀幾危。其所成就。不得與蕭韓馬鄧比。世好以成敗論人。儂薄之士。必因而短長焉。而尊崇無異。詞將與尼山并列。則又何哉。蓋君臣之道。斷而復續。事雖不成。而大義申于天下也。方漢之衰也。羣雄競起。其間跨方州。擁

重兵者。所在而有。一時雄俊智畧之士。抵掌掀袖。仗策而求所合。意在乘時取富貴耳。帝獨志存興復。視紛紛者。如犬豕。欲得劉氏一人。可與圖大事者。亦嘗歷九州而相之。昭烈處幽燕僻壤。埋名旅販中。時人皆未之知。帝在解梁。數千里外。一朝而遇之。以爲可。以輔翼漢室。清君側。而受羣醜。斷在此矣。委身共濟。雖忠義出於性成。而尊王大一統之義。講求於左氏者。詎一日已哉。不幸而後起。失據偏安。一隅國賊未。誅。以。軀。命。殉。社。稷。豈。非。天。哉。及。帝。之。沒。也。天。之。再。延。

漢祚與君之終正。大統俱已不及。知然而志已見於天下。萬世矣。或曰一時同心舉事者。更有桓侯武侯。夫桓侯與昭烈。迥同里閭。聞易達。即賢如武侯。必待昭烈。自請感知。遇而後出。均非帝比也。且曹氏之變漢。王侯貴戚咸輔弼。世曹之家。反面事讐。各出才智。佐逆者。指不勝屈。帝山右一布衣。未嘗北面而事漢也。崎嶇數千里。非有生平之素。與折節之雅。一旦擇昭烈而翼戴之。以踐土食毛之義。矢不共戴天之讐。賊誘以高爵厚祿。不為動。臨以刀鋸鼎鑊。不為動。

意將使劉氏一姓。歷萬朔而不毀。而後遂其志焉。至今三綱不墜。人類未淪。為異物。皆此等一念維持之耳。蕭韓馬鄧。功在一時。帝功在萬世。豈可同日語哉。傳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我河北燕趙之區。始浚于袁氏。繼脅于曹氏。當漢末。燕未嘗一瞻正朔。帝未及撫而治之也。乃事帝之勤。更盛于他所。故曰大義之在人。心未熄也。南和民慤。而士雅好譚忠孝。事共新廟貌。而事帝者。非但登祝以望福。則嘗進士民而告之曰。帝聰明剛毅。不可媚以私。潔已而序倫。無詭于

行神之聽之矣。則又爲邑大夫進一箴焉。曰：直道可行，民不背德。惟帝二千餘年，追慕不衰。矧夫沛德澤于部民，民共敢數。其出入肅神明也，無愧于民。無愧于神矣。夫如是，上下交脩，以求終其福，是役也，烏可緩哉。

蘭陽縣張公城記

王序

邑人監察御史臣梁雲構，條奏詳允，屢當上意，建議西寇披猖，過城屠寇，饑凍餘兵，能勇也。蓋承平久，城隍圯，惡狸穴其腹，荆棘沒城面，虺蛇縱橫，有司逆旅，所蒞罔視。故寇暴至，顏城之威，爲風鶴奪人，固志如誅。有司履畝，使百姓輸輓，覽易老土，衛身家，求逸之利也。朝廷是之，下其疏，冬官冬官移巡撫御史，巡撫御史分檄諸縣，有司有司，彈勞怨巧，以文書往還，商確銷歲月，延已去官，迺已噫，天下事，大都如此也。

適長垣張公，筮得蘭令，御史屬之甚切。公笑指其首，曰：吾愛此，意言失守法無赦也。御史再拜曰：變一足矣。公蒞官，為政務寬簡，存大體，無廢事。朝宴計田畝，算資餉，經營物料，以指畫地，甲畫髡，畫定，下令國中。御史首捐千金，唱邑富好禮者，邑人感其義，稅畝外，咸樂輸金材，惟力是視，共贊厥功。功幾成，會公晉官，秋卿當去，士民用常情度公，公必去，去則代篆者，信宿逆旅客，勢必避勞怨，肩之不力，寇如至，築城木梯，可蟻附而上也。通國洵懼，鳩遲公，公曰：慮始實難，寧

憚終之期，觀成合頂去，即踰任期，得罰弗惜，噫，公惟始終弗避勞怨，以成此功也。天下事豈避勞怨者，所能為哉？初公之興是役也，計地畝七，甄二百畝，一作役者，及功半不足，畝增甄二，時一甄六錢，貧民弗堪，有至撤屋毀窳，夫輦婦引，嘆嗚于塗者，謠曰：鵲營鳩巢一何急，雷霆冥昏伏龍泣。及明春寇至，邠民負黃河，寇沿流殲之，白骨枕藉，入保者咸獲全活，復歌曰：黃昏四野鬼，嘯雨負城作喁歌。且舞至今，蘭人始益知思公功，係城張公志弗忘也。是役肇于崇禎乙亥。

之孟夏。訖于涼風至。城高二丈有五尺。女牆六尺。周
一千百四十有八丈五尺。共用磚七百二十三萬五
千五百五十塊。石灰五十八萬六千四百四十四斤。
作者日三千一百人。工匠不與。

七忠祠記

施閏章

士君子仗義成仁。以身殉國。九死而不悔者。豈從于
其名哉。而後人之悲思者。往往勢不能禁。時不能移。
崇卑隱顯。無所岐視。聞風稱慕。咨嗟涕洟不已者。無
他。激于義。動于誠。而不自知其然也。濟南舊有七忠
祠。以祀建文時死事之七人。其人爲兵部尚書鐵公
鉉。禮部尚書蕪太子少保陳公迪。刑部侍郎胡公子
昭。都督僉事平安。都督府斷事高君巍。東平州吏
目鄭君華。濟陽縣教諭王君省。以數公先後捐軀。皆

嘗有事于茲土者也。萬曆三十九年，巡撫黃公克績
謁祠，始黜平安，進監察御史丁君志方，謂平安就擒，
曾事文皇帝，為大寧都指揮使，及帝問無恙，始自經，
死，故也。嗟乎！平安血戰奮不顧身，文皇帝幾危者數矣，
不可謂不忠。而以其死較晚，隱忍糜節，君子斥之。若
丁御史潛遣妻子，不屈而死，族人諱忌，且有百年陵谷
遷徙，臺使者始表祀之，得與七人之列，何其義終不
泯也。豈不可思且勸哉！方文皇帝之乘勝而南也，若疾
風卷穽，旦暮渡淮，而濟南為天下之中，地所必爭，鐵

公時為布政司叅政，晚芻粟，收潰兵，與胡高諸公死
守濟南，兵圍數匝，及三月不下，當是時，文皇帝欲引兵
北還，向使天下得鐵公等數人，靖難師必不南而卒。
以身殉天也。余至濟南，問鐵公，始文皇帝入城懸板，幾
中處，即今西門也。未嘗不仰首嘆息，泣下。又聞公誓
師水面亭，高君賦詩見志述一時忠勇之士，庶眾其
人姓名，或傳或不傳，痛惜久之。而陳公抗節死最烈，
先是曾為山東左叅政，多治蹟，濟人思之，與鐵公等
故七人者不出百年，立廟血食，生氣凜然，可以見忠

義之感人。歷久而不替也。自萬曆至今。垂五十年。地
數苦兵。求拜共祠。而已化爲芻牧之場矣。按祠碣故
有祭田。閩章請于臺使者。徵祠田二年之租。益以諸
公之捐。崇刻期修繕。丹楹崇宇。視昔有加。鄭王二君
秩卑。皆鐵公屬舊。附別祠于東廡。祭者不至。穢褻尤
甚。余謂鄭君嬰城死守。王君以頭觸柱。義至高。合而
饗之。隆其祀也。位則東西侍。昭其等也。廣其別祠爲
前楹。遠其宇也。祠田凡六十八畝。歲租畝一金。有奇。
以供祠事。可永不廢。主者怠失其業。履畝而復之者。
爲分巡濟南僉事陸君朝瑛。而庀材鳩工。則都使司
李君承恩之力最多云。

重修開封府軍儲倉碑

王惟儉

自我國家定鼎燕都也。肩晉臂齊。撫畿輔而南。中
州其胸腹乎。老聃氏云。實其腹。以故開封一郡。括兩
河之幅員。困數萬之積貯。軍儲有倉焉。非獨以剪桐
之胄。廩官之屬。一切仰給其中也。而備預不虞。蓋有
深意存者。奈之何歲月之漸圯也。棟折榱崩。風雨之
弗庇。而雀鼠之是饜。其謂之何。中丞公聞而非之。曰。
易繫之辭。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在是守者。繫實圖之。
直指公曰。不佞也。義在月令之孟冬矣。守曰。下吏實

為政而弛肩者之是待守其何敢乃庀材於屬邑購
竹於求寧而括羨五百餘金佐之不惟憲命周旋罔
敢失墜也日巡功而訓之曰吁蓄積者之不易無慘
費無預程惟求足圖共為屋楹閼月而竣會茲
秋淫雨潁洧之間漂屋殺人畜不可紀而省會亦塗
潦者逾月倉廩以新脩故獨燥無升勺之涸損者於
是刊石以碑其事或疑茲固為一切之節給也常平
預備區分縷析何獨以軍儲目之夫天生五材不容
一察也久矣故墨子有言金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

粟不能守也且郡固多事之區也魚麗牛耳狎為生
阻晉楚躡甲之役非即郡之鄆陵乎楚漢京索之守
非即郡之滎陽乎揚熊曲遇之旅晉梁夾寨之師悉
我境也俯仰二千餘年一當風塵之交茲輒先受敵
焉况在今日內護玉畿外鎮兵心胸重地何可玩
視之而風雨雀鼠之不保也將腹之不必果然乎即
動勦之事士大夫不欲道之而愆陽滯陰堯湯不免
者有如臧孫告糴秦人泛舟我海且揚而望赤子之
屬饜乎必不得之歎也縱今天誘其衷歲時盡若將

東古堂文選 卷十四
五
錙銖而積之。泥塗而棄之。亦非所以惜天物矣。是宜重。二三大夫之勤而守者。畢入以從事也。長計遠顧。豈僅爲數萬之菽粟。惜哉。然余每恠官府之有繕修也。詎不爲求求之說。乃未幾而遷不交也。蓋前之入家事而營之。後之人傳舍而視之。良可嘆也。是不無望於後之君子者。

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陳弘緒

新建。江右之鉅邑也。境蒞會省。聲名文物之美。稱於海內。邑有儒學。則宋景濂書院故址也。創於洪武五年。復建於正德末年。重修於萬曆二十六年。二百餘年之內。士出於其間者。沐浴仁義。而被服道德。蓋彬彬乎盛矣。然自萬曆二十六年以後。歷二十餘年之久。圯者弗葺。朽者弗更。廟廡堂齋。敝漶垂盡。歲乙丑。西粵龍侯。來蒞茲邑。首以教化爲重。祗謁文廟。顧視咨嗟。慨然進博士弟子。謀所以新之。計費需千金。有

奇當是時。天子方建三殿大工。諸郡邑各有捐助。兼之寇盜未息。歲所加派急餉。未罷征。而三王又同時之國。吾邑計增供億若干。軍國之費不貲。勢不能他有所營建。即有所營建。勢不能取給于民間。又不能那借於官帑。然營建之大者。無如學宮。而學宮又不可以少緩。諸大夫士計無從出。侯曰。請無煩民間。無煩官帑。盡括邑宰所有而成之。於是捐俸斥羨。錙積銖累。遂鳩工於丙寅之冬。迄丁卯秋。月畢役。若孔廟。若明倫堂。若祠憲。解舍。若庖庫廩院。若亭。若門。

若枋。悉皆丹雘輝煌。金碧璀璨。而廟後復建魏、我之閣。額之以尊經。則又侯之特創也。是役也。侯實苦心焦思。區畫經年。而後底績。工成。屬予為之記。予考古之設教者。有專學而無專廟。有專廟而無專官。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類宮。凡其立於鄉國。建於州黨者。莫不有一定之制。及其春秋釋奠。與夫皮弁祭菜。則皆即其學較之堂。楹設先聖先師之座。無所謂廟也。其人之隸於學者。自八歲以至十有五歲。而後士農始有分業。擇其士之秀者。亦於太

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期于有成而後已。及其設教之官。則僅有大司樂。八音之可考。無所謂郡邑學官也。無專廟。則尚慕者無瞻仰之地。無專官。則肄業者無依據之人。宜其黽勉於學者。未必能如後世之盛也。然士之生乎其時者。忠孝仁義。廉耻退讓之教。無不衆著於心。而爭相砥礪。以成俗。而其出爲名公。卿者。至不可勝數。逮乎漢武。始詔郡國立博。士弟子。唐宋始詔郡邑皆立孔廟。於是。有專廟。復有專官。尚慕者。既得慰其瞻仰之情。而肄業者。復得有

其依據之勢。宜其人之黽勉於學。數倍於往昔。然其於忠孝仁義。廉耻退讓之數者。漠然不以爲亟。而日習於偷敗之風。其出而爲名公。卿者。雖或代不乏人。顯皆不能如往昔之備美。古今學較之相懸若此者。何哉。蓋古之人。求聖賢之精神於語言踐履之實。而今之人。玩聖賢之迹象於俎豆几筵之間。古之州長黨正。皆有化民覺世之責。是故雖無專官。而其教不廢。今之博古師長。不過課文釋義之事。是故雖有專官。而其教已亡。然則後之學。較其不能及於古。皆也。

理有固然。無足恠者。夫瞻仰有地。依據有人。上之所
以教之者。亦既至矣。而絃誦或輟。講習或弛。以不能
追於古昔之盛。斯則博士弟子之過也。亦勉之而已。
則龍侯之重修茲學者。其屬望豈不盛哉。當學宮告
成之日。是秋。吾邑之士。舉江右賢書者七人。皆侯鼓
舞陶鑄之功。由是而賢才蔚起。人文丕變。侯所以造
於新邑者。當與歲月而俱無窮。予故因諸孝廉之請
而樂爲之記。且以見夫當軍國費用不貲之時。而有
不煩民間。不煩官帑。卒能捐俸斥羨。興起學校。如龍

侯者。世固無艱難之事也。侯名文光。廣西馬平人。天
啟壬戌進士。佐侯而有功於學校者。則教諭蘇君名
應璧。江西吉安人。萬曆壬子舉人。

漂母祠記

李廷春

王制有大功者歿必祀於社母之姓氏不見於別傳。其事亦別無可紀而獨專祀於鄉以奇信也。一飯之恩。千金之報。於母足矣。而猶祀何。信有造漢之功。而母早物色之。觀其郤王孫數言。凜凜烈丈夫風。擊國士之薦。蕭相國不足多者。謂母有大功於漢。非耶。竊獨恠信之後也。竟以謀逆誅。夫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邦有叛臣匹婦。羞之而猶一其進食之。母此豈人情也哉。推食之賜。與寄食之感。大小辨之矣。信不。

負。毋。必。不。負。漢。背。天。授。之。主。而。欲。與。市。賈。之。雄。從。中。
以。爭。天。下。知。士。不。爲。也。况。號。爲。將。者。乎。彭。王。壯。士。
言。之。寒。心。漢。忌。越。則。益。忌。信。舍。人。告。變。告。信。之。故。智。
見。矣。淮。人。祀。母。賢。母。也。亦。以。憐。信。也。嗟。夫。信。功。在。漢。
而。韓。氏。爲。不。祀。之。鬼。母。功。在。信。而。血。食。於。淮。者。數。百。
世。不。絕。君。子。以。是。悲。信。之。無。術。而。甚。漢。之。少。恩。也。使。
信。能。如。母。無。望。報。之。心。則。漢。必。不。忌。使。漢。能。如。信。之。
報。母。者。報。信。則。信。必。不。族。信。不。夷。呂。未。必。王。呂。不。去。
漢。未。必。安。隱。王。母。子。死。於。后。手。后。旌。無。少。長。死。於。南。

北。軍。手。信。目。瞑。矣。高。陵。何。在。母。祠。如。新。千。載。人。心。是。
非。乃。定。信。雖。不。白。於。漢。其。庶。乎。有。辭。於。母。也。哉。

黃大王廟記

王 斥

偃師有篙工黃某者。嘗學巫。安言休咎。又從舅氏刺船。渾河與衆舟子無異也。久之。自言已能撒龍命蛟。驅策十二河源水府諸神鬼。移怒滿莽藪所指。愚民耳食。闕然信惑之。私尊爲黃大王。有田暨負河。時水暴漲。旬。磴在枕。咸頓顙乞哀。黃大王某給一帖。上書符。戒曰。雙瘞其所。水當碎。全爾田野。或有驗者。盡中州。土脆。濁流遷徙。無定。歛南。歛北。固其常。愚民弗祭也。信惑益堅。爲置黃蓋。肩輿。雕龍螭。唱騶。清塗入邨。

鎮男女無老幼。伏地禮足。其安坐弗爲動。偃師令闢
而惡之。捕筭蔽城旦。輸作相。盜鳴。愚民信惑不寔。暴
糧卽問河勢者。不遠數百里。日至。其給符安言如故。
得符有驗者。遂倡議募金。鳩工求木。采石建廟宇。春
秋祀黃大王。報黃大王德。塑像衮冕擬帝。位金龍大
王上。咸謂故神無爽。爽不若黃大王。凡泛舟黃流者。
非先祀黃大王。不敢發。不爾抵中流。必遭風。王水孽
之怒。操牲幣。禱黃大王求祐者。武相接。且飛語金龍
大王。皆知天河。人間江淮河漢湖海。盡黃大王知之。

其不根如此。其見存。或言今春。販菡盈舟。順流東下。
云。

謫仙曰。胥靡人之所賤。而大王之且尸祝之。篤信
靡貳。死生之際。人情所難。孫恩已葬魚鱉之腹。其
徒又競從赴海。謂躋水仙。惑之深。故信者堅。癡誠
所之。穿山破石。信而無智。奚可哉。

賴古堂文選卷十四終



